

译家之言

译海逐梦录

杨武能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译海逐梦录

杨武能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译海逐梦录 / 杨武能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411-5049-4

I. ①译…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8544 号

YI HAI ZHU MENGLU

译海逐梦录

杨武能 著

责任编辑 李国亮 奉学勤
封面设计 叶 茂
版式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唐 茵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mm×21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049-4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 第一辑 求学路上

我的“家学渊源” 3

母亲黎琼瑶 12

“山那边啊好地方……”

—— 遥忆重庆育才学校 16

歌声和友谊陪伴我们长大

—— 难忘的一中岁月 23

三进三出不解缘

—— 我与四川外国语学院 32

艰难时世 蹉跎岁月

—— 严寒酷暑忆南大 40

在北方，升起美丽、迷人的希望之星

—— 奋发的社科院研究生院纪事 48

第二辑 师友情浓

牛奶与提琴 57

多才多艺 可佩可叹

——怀念恩师叶逢植 60

我的老师张威廉 72

小三姐 75

厚实温暖的大手

——冯至师杂忆 81

“吉人天相”忆绿原 87

师恩难忘

——缅怀钱锺书先生 93

“图书管理员”陈铨 100

感念秦牧 103

旷达、潇洒傅惟慈

——“我在北京的老哥们儿”之一 106

钱春绮传奇 114

李文俊与《世界文学》 123

忙人刘硕良 126

能人李景端 131

寂寞的丰碑

——怀念力冈 136

快乐的文楚安 139

黑马 BBB 143

德博教授 146

老友顾彬 149

— 第三辑 远行足音

法兰克福国际书籍博览会一瞥 161

“中国的书和关于中国的书”

—— 再谈一次书展 165

“道藏工程” 纪略 170

北方有一座小楼…… 174

黑塞讨论会的联想 182

古城盛兮 历史新页

—— 第七届世界日耳曼学家大会杂忆 186

偶然的邂逅 难忘的亲情 190

游瑞士少女峰杂记 193

艰苦历程的记录

—— 访瑞士伯尔尼爱因斯坦故居 197

话说步行区 200

东京去来 203

秋临阿尔卑斯 215

雪原上一片火红的枫叶

—— 加拿大印象 219

—第四辑 “苦力” 心语

五十岁的男人 229

这儿也少不了爱! 233

卅年不解缘 苦乐寸心知

——“三十年译文自选集”序 239

窃贼心态初窥 250

这一回, 我不再宽容 254

大系乎大盗乎!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小说精选”示众 258

十年回首 感慨良多

——序《巴蜀译论》 261

《少年维特的烦恼》重订感言 264

20年, 理想在蓝天翱翔、奋飞 267

《浮士德》“译场”打工记 274

就歌德译介问题答《德国之声》电台记者问 281

格林童话辩诬

——初析《成人格林童话》 290

译林品格和译林人 294

五十回眸: 有苦有乐 无悔无怨 298

—第五辑 不闻箜篌

静静的墓园 311

不闻箜篌	315
P 先生轶事	320
从黄河、长江划到莱茵河	
—— 关于联邦德国的《龙舟》	323
最后的探戈	
—— 格拉斯签名售书亲历记	325
光荣纳税在德国	330
墙	333
钟 声	336
夜游丽佩浜	338
问 题	342
寄 托	345
高速公路	347
心 曲	349
思 念	351
永远的温馨	
—— 《格林童话》译后记	353
后 记	356

第一辑

| 求学路上 |

上学求知，逐梦之旅的起点；走出校门，不意味着求知的结束。学无止境，梦想到此还远远没有实现。尽管如此，学校却是梦想的温床，有怎样的学校便有怎样的追梦人。

我的“家学渊源”

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无疑为家庭。这所学校的老师，无疑是父亲母亲。

从父亲起上溯八代，我家的直系亲属几乎都是种田人，连个勉强算得上知识分子的秀才乃至童生都没有出过一个。哪来家学？遑论渊源！虽加上了引号，“家学渊源”这四个散发着浓浓书香的字，这四个金光闪闪、让不少做学问的人引以为傲的字，用在小文的标题中仍然太勉强，太不好意思。

可我仍然坚持使用，附庸风雅（对那些出身书香门第的师友我真的非常羡慕）固然是原因，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固执地认为：正是从自己连中学也没上过的父亲母亲身上，遗传给了我许多比知识和学问更加宝贵的东西，遗传给了我对上学念书近乎偏执的向往和热爱。在学校、师友和社会之前，首先是家庭造就了我，也就是说，我以为家学不该止于学识。在我的心目中，我的父亲——一个既渴求知识而又善于学习的普通人，确实算得上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环境中，他和母亲仍那样重视子女的教育，不顾亲友们的劝阻，硬是咬紧牙关让我和我的大弟弟念完了大学，真需要非同一般的见识和毅力。

我父亲本名杨文田，“文”是家族排定的字辈，“田”则表明我祖父为他做的人生选择或者定位，也说明我的祖上都是靠种田为生的劳动人民。父亲出生在四川省涪陵专区彭水县的江口镇（现已划归武隆县），一个极度偏远、苦寒的小地方。从前四川流



父亲杨质彬

传着一句民谣，叫作“养儿不用教，西、秀、潜、彭走一遭”。说的就是彭水那一带难以想象的闭塞、苦寒，富裕地区蜜糖里长大的年轻人只要去那地方走上一走，看上一看，便会认识到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生原本也会苦不堪言，不懂事的马上就会变得懂事。据父亲讲，他小时候大冬天都没穿过鞋子，而一些更贫穷

的乡亲，真是全家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着出门。

我祖父名叫杨代金，可命里却未带来希望的金子，而只是石头，因此便成了当地的一名石匠，也算是个不甘心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手艺人。但家庭的贫穷、艰难仍可想而知，加之他又中年早逝，祖母和年幼的父亲更加生活无着，于是告别虽只出产苞谷、洋芋，却不得不赖以生存的故土，冒险跑到了长江边上的大城市重庆。

在重庆，祖母当奶妈，父亲做学徒，虽说同样艰苦却顽强地活了下来。回顾这些陈年旧事，不能不佩服祖辈、父辈由求生本能演化出来的吃苦耐劳品格和冒险进取精神。不知这与我远祖的基因遗传有没有关系。父亲曾不无骄傲地告诉我，我们是张献忠灭蜀后湖广填四川才由江西移民来的，而且属于大宋朝的忠义杨家将一脉。

我佩服父亲的还不只是吃苦耐劳和冒险进取。他对知识的渴求和学习上进精神，更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深刻印象。父亲从彭水出来闯世界时，差不多只是个上过三年私塾的半文盲，可到我懂事的时候，他不但已改名为杨质彬，而且还真的初通文墨，成

了一个文质彬彬的城里人。他读书看报成了习惯，并把这习惯一直保持到 1986 年逝世。他的钢笔字比眼下的不少大学毕业生写得都要好，写起信来也文理通顺，在适当的场合还会抛上几句文。他甚至能够读懂古文医典，给家人和亲朋好友把脉处方，是他做电工活儿之外又一拿手的事情，一段时间竟成了“第二职业”，对拮据的家庭经济不无补益。一般的头痛脑热，对他来说简直不在话下。他特别擅长治不孕之症，我的一位同事就是服了父亲开的方子才得一千金，对他老人家真是感激不尽。

所有的这些本领，父亲都是靠自学得来的。在杂货店当学徒时，他曾有一项特殊任务：代师傅兼东家的少爷小姐做作业。久而久之，在少爷小姐们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他已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这样，父亲就可能放弃学做杂货生意，改行当有铁饭碗但必须识字的邮局分拣工。再后来，他更当起了电灯安装工。要知道，30 年代，在刚有电灯不久的重庆城，父亲这一“赶时髦”的劲头，大概不压于今日一名时装店售货员改行做了电脑技师。

大概是劳动阶级的本性使然，或者出于父亲对新事物的爱好，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新华日报》成了他最喜欢的读物。从中他获取了不少新思想，也因此遭受过一段时间的牢狱之灾，所以，1949 年冬天，在解放大军开进山城之前，他便与地下党有了接触，欢欣鼓舞地做好了迎接解放的准备，就毫不奇怪了。

父亲作为一名电工，在新中国成立前多有走家串户的机会。他曾不无自豪地讲起某个夏天在歌乐山上的“林园”装灯的情形，说到林森先生亲自取来大蒲扇给工人驱暑，对这位国民党主席的平易近人很有好感。他还在“罗公馆”干过活儿，罗世文同志很随便地和工人聊天，给他留下了极为亲切的印象，然而社会是复

杂的，旧中国尤其如此，当电工的父亲自然也会接触到它黑暗肮脏的一面，身上难免沾染污泥浊水，他在伪选时期给人当作选票硬拉进三青团，还参加了街道上的袍哥组织，等等。

他在去为外国领事馆和天主教的仁爱堂医院装灯时，认识了教会的神职人员，经劝诱奉了教并热心参加教会的活动，使许多家族的成员包括小子我都成了“教友”。回想起来，信奉天主教不但让我们得到了租住教产的实惠，也陶冶了我们尤其是小孩子的心灵，让我们从小就知道应该做个心地纯洁善良的好人。例行的赶礼拜和办告解，即忏悔就不说了，小子我还被选去担任过做弥撒时的辅祭，在低沉庄严的管风琴声中，提着香炉、捧着圣体钵站在祭坛上当神父的助手，真有一种身在天国的幸福神圣感觉。而今，虽然早已是一个理性的无神论者，但在感情上仍保持着儿时的美好回忆，不愿一股脑儿否定宗教信仰净化和纯化人心灵的作用。

之所以谈我对宗教的感受，是由此可以推知我父母的为人。

父亲就因为他错综复杂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作为无产者的代表当上重庆市中区政协副主席之后，又变成一个有历史问题的阶级异己分子。开始一些年倒好，不过做个靠干活儿养家糊口的普通劳动者，尽自己应尽的本分罢了，生活虽说清苦，但还算过了一些平静的日子，更何况穷人自有穷人的幸福，五六个子女未必一个都没出息？希望总是有的呀！

平静在1958年被彻底打破，一系列“左”的运动使父亲身上的历史包袱越背越沉，不但把在思想感情上完全拥护共产党的他完全推到了敌人一边，家属子女也打入另册，莫名其妙地一下子变成了“出身有问题”的二等公民，在升学、择业、晋升、出国学习等方面大受影响。父亲自己更被勒令放下装电灯的工具，背

上简单的行李，只身去长寿湖农场“自觉改造思想”，致使我母亲和五个弟弟、一个妹妹完全断了生计来源。为了嗷嗷待哺的小生命不致饿死，为了弟妹们不致辍学，母亲罗万芳能干的苦活儿、脏活儿、危险活儿全都干了。

其时，我正在南京大学念德语专业，除了尽量从十二块半的助学金里剩下一点钱，同时还学会了搞翻译挣稿费，每次十元二十元地寄回家去……

一直到新时期开始以后好几年，父亲的问题才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从此，年迈的他算是从邓小平纠正极“左”的好政策获得第二次解放，晚年过了一段真正平静、舒心的生活，同时眼看着子女们也一个个开始交上“好运”。

对于自己曾被勒令“改造”，父亲很想得通，理由是在他“领导”下从事体力劳动的还有不少老革命。“写《红岩》的罗广彬，”父亲似乎还有些骄傲地说，“渣滓洞死里逃生的那位同志，不也和我在一个组嘛。”

十多年前母亲父亲相继去世了，没有留下财产，没有留下声名，也谈不上什么“家学”，却留给了我顽强的生命力，留给我了对念书上学的痴迷，以及在坎坷曲折的求学路上百折不回，以及乐于冒险的精神。

十三岁时小学毕业，清楚记得父亲领着我走了一所又一所中学，结果都因缴不起学费而失望地离开，我只好辍学在家，先做了一些可以挣钱的小杂活儿，包括在别人的家庭小作坊里造摔炮——现在想来似乎真该感谢上帝保佑，我这个小童工没有被炸死。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就去上群众文化馆办的夜校，混在一帮长胡子的同学中间学习从猿变人，以及新旧社会之区别什么的。到了1950年春天，才听说重庆有一所育才学校，是进步教育

家陶行知创办的，一般只缴几斗米的学费，真没钱完全可以不缴，但主要收革命后代和孤儿，而且入学得考试。我于是决心一搏，父亲知道后很高兴，便急忙去找重庆解放时认识的地下党负责人陈某帮忙。我因为曾经辍学，连什么是“五爱”也答不上来，考完后一点儿信心都没有，也挨了父母的埋怨，不想竟从成百上千的考生中“脱颖而出”，看样子还是当时尚属革命同志的父亲的奔走起了作用。

念完初中念高中，念完高中念大学，国家的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困难，关心我们的亲戚便来劝我这个老大早点工作算了，可父母亲仍然一声不吭地坚持着，没有流露出丝毫希望我中断学业去减轻他们生活重担的意思，还把弟妹也一个一个送进了学堂。

令我非常难过和愧疚的是，我工作以后又上北京念研究生，正在忙于出成果，一生辛劳的母亲却离开了人世！1986年，我已当了三年外语学院的副院长，父亲突发脑溢血，我却找不来一位大夫、要不来一辆汽车进行抢救，因为不习惯假公济私发号司令！现在想来真是对不起他老人家，特别是当我忆起下面这件事的时候：

1949年冬季，在进育才之前，父亲带着我去远在曾家岩的求精中学，看看这所教会办的学校能否收下我这个虔诚的小教友。然而没钱说什么也白费，最后父子俩只得失望地离开，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市内的家里走。走完大约一半的路程，天突然下起雨来，只好登上当时山城还很少的公共汽车。谁知到了买票的时候，父亲却一个子儿都掏不出来，卖票的人一个劲儿地催逼和奚落，对“拿言语”和求情一概不睬，最后父亲不得已拔出了他宝贝的钢笔，才勉强得到了那位“公事人”的通融。一贯自尊心很强的父

亲，竟当着自己的儿子丢了这么大的脸，让人给当贼似的讥讽嘲骂，我想他当时心里一定在流泪，流血！

他完全是为了我能上学啊，而我呢，竟不能为救他老人家的命，违心地干一点弄权的失格事么？当然，那时候我和弟妹们都缺乏经验，也没想到一延误便铸成大错。尽管如此我仍深感内疚。

在快结束本文时，找出厚厚的“父亲遗言”来翻阅，发现两老竟对生活的坎坷毫无怨尤。相反，子女个个都能读书上学，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快慰。“遗言”里有一些算不上诗的押韵文字，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却颇能反映父亲对生活，对读书求知，对政治时事等的看法和态度。兹录两节，让它们随儿子的“大作”——我的父亲母亲肯定这样看——一块儿变成铅字。我想这是对“诗人”最好的纪念，他老人家要是能拿到样书一定高兴得睡不着觉的。

“诗”一曰：

候车忙 赶路忙
忙里偷闲 吃个馒头
上班苦 回家苦
苦中寻乐 看场电影

“诗”二曰：

共产党 重英豪
五讲四美教儿曹
万般都是为人民